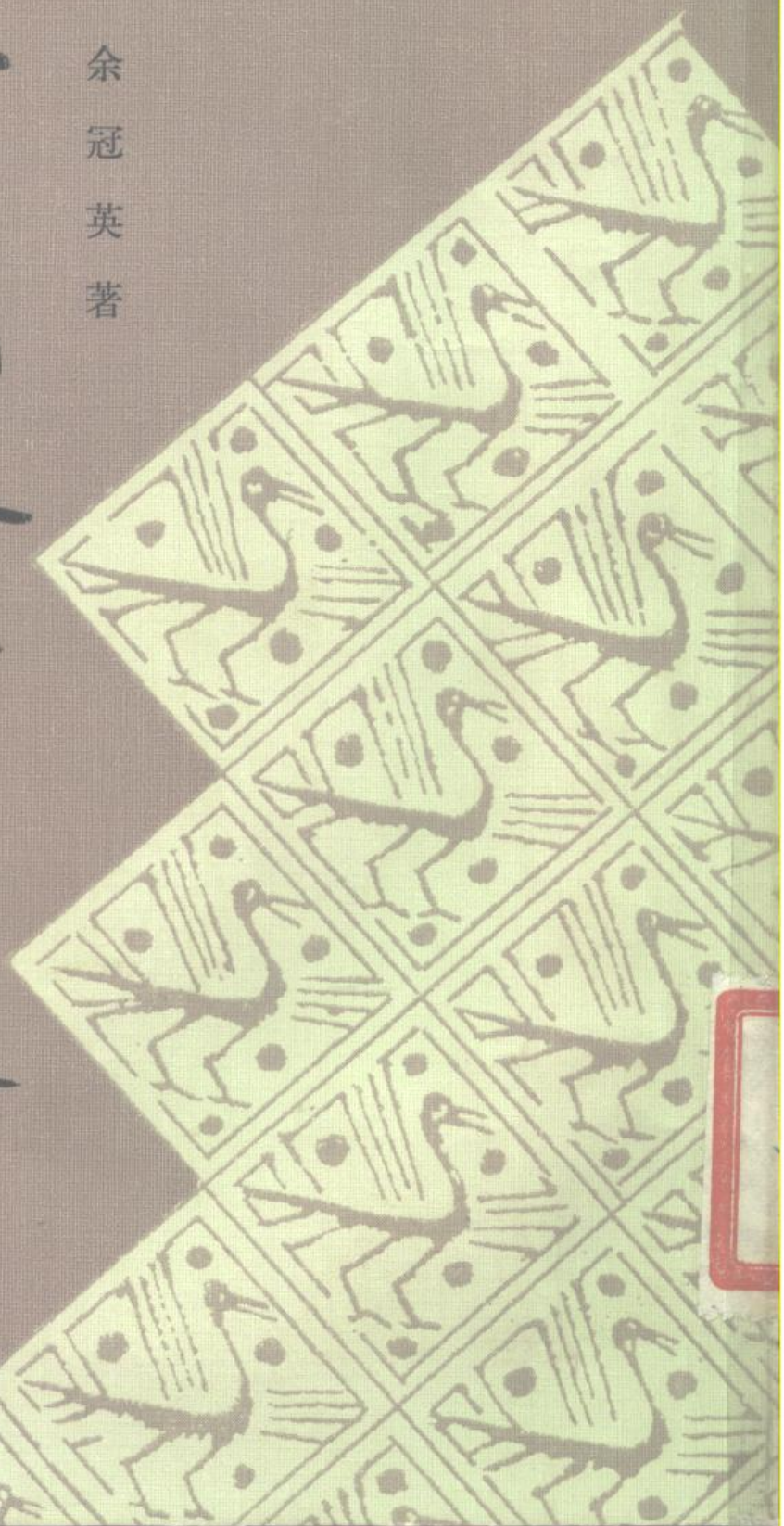


余冠英著

古代文學雜論



余冠英著

古代文學雜論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冀 勤

古 代 文 學 雜 論

余 冠 英 著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石景山區中華書局印刷廠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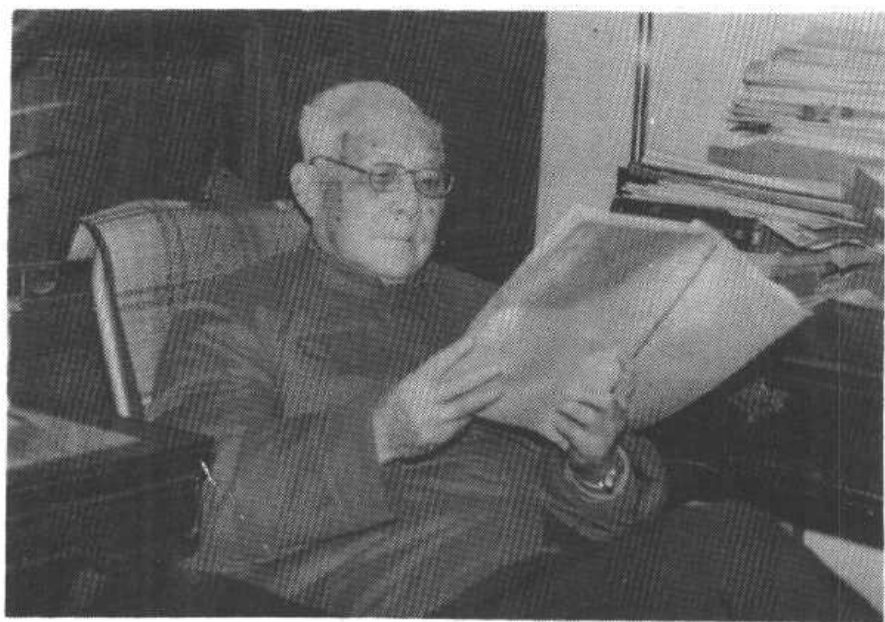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1/32·7%印張·1插頁·157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3,200冊

統一書號: 10018·577 定價: 1.70元

ISBN 7-101-00211-0/I·31



影近者作

恍惚之思奇属情悽惻是建安声
 生座一通喧吹举袂朝涉外凤凰
 景阳臺秀左思雄爽豪放两峰咏
 史乘风真阮试振衣千如太康中
 鬱勃涵长平溪中挥杯酌影射孤松舍
 刘琨目有时见难测诗家隐逸宗
 下街唐贤上建高巍家诗在古今属
 翁一孤芳沙起上成鹤行歌谁
 永明诗要有唐奇秀何填论古今属
 向宣城裁片锦试卷磨诘朝川吟
 银蟾屑落奉天成境起随音散生歌
 恨杜陵诗律细昭陵秋兴味声情
 佳人以兴光州赋非汉非陶真杜诗尚
 古非雅之脱古格卷冠策人知
 文體为清非墨端后来诗国过途宽度
 人自有唐人古莫怪元和果建为
 硬语如磐空贴施男黎黜陟尚如美天
 街心雨暗未知不腐才高瘦小荷
 五十锦丝泥趁年难生晚梦已如蝶
 人以此卷多疑考事纷纭遂却疑

迹手者作

目錄

詩經選前言·····	一
關於改詩問題·····	二八
——討論詩經文字曾否經過修改的一封信	
關於陳風株林今譯的幾個問題·····	四三
漢魏六朝詩選前言·····	四九
樂府詩選前言·····	七六
三曹詩選前言·····	九一
七言詩起源新論·····	一一三
關於七言詩起源問題答李嘉言先生·····	一三七
（附）與余冠英先生論七言詩起源書	
樂府歌辭的拼湊和分割·····	一四八
漢魏詩裏的偏義複詞·····	一五八
說公輸與魯班·····	一六四
說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	一六九
論蔡琰悲憤詩·····	一七三

關於孔雀東南飛疑義·····	一八二
吳聲歌曲裏的男女贈答·····	一九〇
談西洲曲·····	一九八
讀中國文學史稿·····	二〇四
說雅·····	二一五
後記·····	二二九

詩經選前言

祖國的文學遺產使我們感到自豪，不僅因為它歷史悠久，源遠流長，而且因為它豐富燦爛，有優秀的傳統。我們的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就標誌着中國文學史的光輝的起點和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源頭。

《詩經》裏的三百零五篇作品，代表兩千五百年前約五百多年間的詩歌創造。《詩經》以外的《逸詩》，往往是些零章斷句，又多僞託，遠不如《詩經》裏的作品重要。

這些作品，積累到三百零五篇，編定成一部總集，大約在紀元前六世紀中。《左傳》所記吳國季札到魯國觀樂時，魯國爲季札所歌各國風詩的次第，和今本《詩經》是相同的。而「詩三百」一語不止一次出於孔子之口，見於《論語》書中。可見在孔子時代，《詩經》裏的篇數和今本也是差不多的。季札觀樂的事在公元前五四四年，正當孔子的幼年。文學史家假定在那時候已經有了和今本大致相同的《詩經》通行本，是可信的。至於《詩經》這個名稱，當然起於這部總集成爲儒家的經典以後。在孔子時代它祇被人叫做「詩」，或「詩三百」。我們現在仍叫這部書爲《詩經》，不過是依照習慣，沿用舊稱，並非將它看做「聖賢」的著作，或表示它和一般的詩歌總集有何區別。

《詩經》分爲風、雅、頌三個部分。風雅頌是從音樂得名。風是各地方的樂調，「國風」就是各國土樂的意思。古人說「秦風」、「魏風」、「鄭風」，如同今人說「陝西調」、「山西調」、「河南調」。「風」字的意思就是聲調。

《詩經》有十五國風。其中邶、鄘、衛三風實際都是衛國一國的風。《周南》、《召南》都是「南國」之風。這裏所謂「南國」泛指洛陽以南直到江、漢的廣大地域。全部風詩產生的地域不出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及湖北北部。

「雅」是正的意思，周人所認爲的正聲叫作雅樂，正如周人的官話叫作雅言。「雅」字也就是「夏」字，也許原是從地名或族名來的。雅樂又分爲《大雅》、《小雅》兩個部分。「大」「小」之別向來沒有圓滿可信的解釋。可能原來祇有一種雅樂，無所謂大小，後來有新的雅樂產生，便叫舊的爲《大雅》，新的爲《小雅》。《大雅》全部產生於西周，《小雅》裏兼有東周的詩。

《頌》是用於宗廟祭祀的樂歌。近人王國維說周頌道：「頌之聲較風雅爲緩。」因爲頌詩多無韻，不分章，篇製短小，而根據《儀禮》知道奏一首頌的時間是很長的，這些現象都可以用聲緩來解釋。聲緩可能是頌樂的一個特點。清人阮元《釋頌》說「頌」字就是「容」字，容就是「樣子」，頌樂是連歌帶舞的，舞就有種種樣子，因爲有這一特點所以叫做頌。這一說近人採取的比較多，但是頌中雖有舞曲，其全部是否爲舞曲尚無從證明。所以阮說祇是可供參考的一種假說。（容字也有舒緩的意義，讀頌爲容，反而可以助成王說。）

頌詩分周頌、商頌、魯頌。商頌大約是前八、七世紀之間宋國的詩，魯頌是前七世紀魯國的詩，體裁風格受了風、雅的影響，和周頌不同。

綜上所說，風、雅、頌是音樂上的分類。「詩三百」本來都是樂歌。墨子·公孟篇道：「儒者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史記·孔子世家道：「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詩經和音樂關係密切，是無可懷疑的。

三百零五篇中大部分是各地民間歌謠，小部分是貴族的製作。歌謠的採集方法，先秦書中沒有明確的記載。漢朝人却作過一些說明。漢書·食貨志說：「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本鐸徇於路以采詩，獻於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這是說周朝負責採詩的人是「行人」之官。何休·公羊傳註却說：「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民間采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這是說國家爲了採集歌謠還養了大批的人。這些大概都是根據漢朝樂府採詩的情形所作出的想象，周人是否有一套採詩制度還是疑問。漢人所想像的情形也是可能有的，但我們以爲各國的歌詩聚集到周天子的朝廷，更可能由於諸侯的進獻。論語和左傳有列國之間贈樂的記載，諸侯進獻土樂於天子也應該是可能有的事。左傳（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晉悼公）以師悝、師觸、師蠲（三人都是鄭國的樂師），歌鐘二肆（三十六鐘），及其鐃磬，女樂二八（女子能奏樂者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晉國是諸侯盟長的地位，可以得鄰國贈送音樂，以周天子的地位，列國向他獻樂該不是希有的事。從上引這段記載，更可注意的是樂師可以送給別國。樂師本是掌管音樂的官兒和專家，他們以歌詩誦

詩爲職業，他們不但熟悉本國的歌謠，還可能是本國採詩工作的負責人或參加者。這些人除了被送給別國之外也能够自由到別國去，如《論語·微子篇》記載着魯國的「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摯、干、繚、缺都是樂人的名字。樂師們往來於列國，就幫助了各國樂章的傳播，他們聚集到王廷，也就使得各國的歌詩匯集於王廷了。

貴族製作的詩，或是爲了諷諫與歌頌，或是爲了典禮。《國語·周語上》說周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邵公諫道：「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晉語》六記范文子的話，也提到「在列者獻詩」。《毛詩·卷阿傳》也說：「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這些由公卿列士做了獻上去的詩都是爲了「陳志」，陳志不外諷諫和頌美。此外，遇有祭祀、出兵、打獵、宮室落成等事，往往要奏樂唱詩，這類典禮的詩大概出於天子左右的巫、祝、瞽、史之手。

詩的傳授者最初是樂官。古代貴族所受教育以詩樂爲先，而掌教者就是樂官。《周禮·春官太師》：「太師掌六律六同……教六詩，曰風、賦、比、興、雅、頌。」《禮記·文王世子》：「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這些話都說明樂官兼管教育，他們是詩學老師。到孔子時代，學術、教育出於私門，仍然以詩爲教學的重要科目。

古時貴族階級學詩有其實用的目的，詩和禮樂不能分，禮樂是貴族階級生活的重要部分。除了上文說到的諷諫與頌美要用詩，典禮要用詩而外，日常生活中還常常要借詩和音樂來表示情意，其作用

幾乎等於語言的一部分。《周禮·大司樂》說：「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這便是以歌辭來表達情意。《荀子·樂論》道：「君子以鐘鼓道志」，也是說貴族階級要用「樂語」來表達情意。以樂歌相語大概由來很古，初民生活中男女戀愛就是要用音樂歌唱來交通情感的。這種風俗至今還存留着。古時貴族階級借詩言志，在外交場合尤其不可少。《左傳》、《國語》記載外交上賦詩的事很多，有時祇是酬酢，有時完全借詩句辦交涉。例如《左傳》（文公十三年）載鄭君和魯君會於棗地，鄭君這時要和晉國修好，希望魯君爲他到晉國去說情。在宴會時鄭大夫子家賦《小雅·鴻雁》這篇詩，取這詩第一章侯伯哀恤鰥寡，劬勞于野的意思，暗示需要魯國哀恤，代鄭國往晉國關說。魯大夫季文子答賦的詩是《小雅·四月》，取首章行役踰時，思歸祭祀的意思，表示拒絕。子家又賦《鄘風·載馳》的第四章，取其小國有急難，盼望大國援助的意思。季文子又答賦《小雅·采芣》的第四章，取其「豈敢定居」的意思，表示允許爲鄭國奔走。這一場交涉，兩方全借賦詩示意。從這類的記載可以知道春秋時貴族階級學詩的用處。孔子是強調學詩的，他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又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夫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這是說學詩除了幫助言語還有更廣泛的用途。

孔門重詩學，孔子以後的儒者也都諷誦和絃歌「詩三百」，他們談道說理也常常引詩爲證。對於詩的解釋也有所傳授。他們用詩說詩也和賦詩一樣，是斷章取義的，他們對於詩義的了解並不完全正確。不過他們對於「詩三百」本文的記誦保存是有功的。否則在詩樂分離之後，這些作品會不會散失，

能不能流傳，是很成問題的。

二

《周頌》產生於西周前半，《大雅》中從西周初到西周末的詩都有。這兩部分的詩在《詩經》中時代較早，性質相近。《周頌》多屬祭祀詩，《大雅》裏也有不少祭祀詩，《周頌》裏多數是周人歌頌祖先的詩，《大雅》裏也不少。一般地說，這些詩的藝術價值遠不如《國風》和《小雅》，但也有一些值得重視的篇章。《周頌》裏春夏祈穀、秋冬報賽的祭歌往往陳述農功，有關於農業生產的比較細緻的描寫，如《載芣》篇開端十句：

載芣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嘯其饁，思媚其婦。

這是說除去草木，將土耕得散鬆鬆地。上千對的人一齊耘田，高田低田都有人耕作着。父、子、兄、弟，一個個筋強力壯，勁頭兒挺足。送飯的鬧鬧嚷嚷地來了，都是些漂亮的娘兒們。這是大規模集體勞動的場面，以簡短的文字描繪出複雜的動態，正是我們的古代詩歌的特色。又如《良耜》篇寫收穫的場面道：

穫之捫捫，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這一節的大意是說：刷刷地收割，多多地堆積。堆得像牆一般高，梳篦一般密。上百的穀倉裝滿了，女人孩子都得到了休息。這裏也是以寥寥幾句展示巨幅圖景，給人深刻的印象。

敘事詩是《大雅》裏的突出部分之一。《縣》、《生民》、《公劉》三篇是其中更突出的部分。《生民》歌詠周始祖后稷的靈跡和功德，在那些神話化的敘寫中反映周人對於這一傳說人物的熱愛，因為相傳他是農業的發明者。

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真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真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

這一章寫后稷被棄而不死的神異。最初得牛羊餵乳，最後得鳥類覆翼，當羣鳥飛去的時候，后稷開始啼哭，聲滿道路。這些敘寫，簡潔而生動。三千年前的文學語言已經如此精鍊，簡直使人不得不驚異了。本篇寫后稷試種瓜、豆、禾麻等莊稼：

藝之荏菹，荏菹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臝嗒嗒。

寫后稷後來種穀的成績：

實方實苞，實種實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

這裏有豐富多變化的形容詞。此種對於莊稼的鄭重的描寫，反映古人對於掌握農業技術的喜悅。

《公劉》篇寫周人由邠到豳的一次移民，從準備起程寫到定居營建。關於觀測地形、經營宮室、分配田畝、君臣宴飲，以及水利、軍制，甚至鍛冶等事都有敘寫。

陟則在巖，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掛着佩刀，上下山原。這就是勤勞的移民領袖公劉的形象。

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這就是開始得到安居的大衆，歡樂笑語的生活圖景。

《蘇》是寫周人在古公亶父率領下，由豳遷到岐下的又一次移民。詩共九章，從遷岐、授田、築室直寫到對外族的鬥爭。第三章寫岐下土地的肥沃道：

周原膴膴，萋萋如飴。

連苦菜都長得像糖一樣甜，足見得水土之美，真是善於形容了。第五、六章寫開始建築的情形道：

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揀之陟陟，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聲鼓弗勝。

敲起大鼓本是爲了鼓勵勞動，但是百堵之牆同時並起，盛土、倒土、擣土、削土的聲音把鼓聲都壓下去了。讀了這一段，那場地上衆多的工人和十分起勁的勞動一下子就在讀者眼前現出來了。這真是有聲有色的文字。

此外還有《皇矣》、《大明》兩篇，記文王、武王的武功。五篇聯起來便成爲一部周人建國的歷史。這都是《大雅》中較早的作品，大約產生於周成王時。這些敘事詩也許是祭祀時頌祖之歌，《生民》篇就有人說是郊祀以后稷配天的樂辭。上述三篇雖是歌頌祖德，歌頌英雄，却反映了人民的創造力量、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勞動熱情。詩的動人之處就在於此。

西周到夷王、厲王以後，政治腐朽，外患嚴重。產生了一些士大夫抱怨或譏刺王室的詩，如《板》、《蕩》、《抑》、《桑柔》、《瞻卬》、《召旻》等篇（厲、幽兩代產品），暴露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也反映了社會的混亂與人民的怨恨。這些詩也是《大雅》裏重要的部分。爲了方便，在下章和《小雅》裏的同類的詩合併起來談。

三

《小雅》裏也有不少責斥現實，反映喪亂的詩。這些詩大致產生於西周末葉與東周初年，多數爲幽王時代產品，和上舉《大雅·召旻》等篇或爲同時，或相銜接。

西周的盛世並不長，自昭王穆王以下時時感到承嗣爲艱。到夷、厲時代，社會危機便充分暴露。厲王是在「民不堪命」的環境中被「國人」所流逐的。宣王號稱「中興」賢王，對外雖然能抵抗異族，對內反而因爲剝削過重，加深了危機。幽王以後一蹶不能復振。東遷以後的周室，共主的資格便名存而實亡了。《大雅·桑柔》相傳是厲王時代的詩，形容那時危急情形道：

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瀕）。

這是說當時動亂之中人民死喪離散，僅存的人有如焚燒後的餘燼，國運已經走到了盡頭。《大雅·召旻》相傳是幽王時代的詩，形容那時不可收拾的局勢道：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瘠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國卒荒。

這是說在饑饉流亡的同時，四面受敵，邊陲盡陷於荒亂。在這樣的時代裏便有些詩人爲了追究責任，尖銳地指責統治者的昏亂、荒淫、腐朽。《大雅·抑》（厲王時詩）道：

其在於今，興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女（汝）雖（唯）湛樂從，弗念厥紹。

這是說當時的執政者，倒行逆施，百事俱廢，祇知飲酒作樂，全不想繼承先人的事業。《小雅·十月之交》道：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爲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厥維趣馬，楫維師氏，黜妻嫺方處。

這裏列舉幽王的佞臣七人，是當時的權門。「黜妻」指褒姒。他們內外相結，炙手可熱。這都是大膽的揭露。

另外一些詩則指出了社會的不平。《小雅·正月》道：

批批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極。哿矣富人，哀此惻獨。

那些猥陋小人都擁有財產，安樂地生活，而一般人都吃不消災變，處於悲慘的境地。這是貧富之間的苦樂不均。《小雅·北山》道：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

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慄）慘（慄）劬勞。

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